

集部

小山類稿卷十七

明 張岳 撰

雜著一

密箴引

虛齋先生學問葢已造于精微矣其反身自檢之功又嚴切如此密箴凡五十條其最愛勸君莫用半點私若用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若用半點術

終無人不識一條往年守合浦嘗大書於後堂屏風出入觀省夫君子之不敢用私用術非恐人之知識而後不為也若小人則直謂可以欺人而無所畏爾先生此箴正所以深探小人心術隱微之病使之知其無益而或改也二者之病私尚易見而術之為禍尤烈自古挾術欺人至用以欺天下後世機械愈張居之不疑久則沿習成風人亦莫之怪矣洪水猛獸之災何以異此讀先生之箴者所當深切而豫防也故刻之以廣其傳

題汪汝梁蛟潭卷

易一陽伏于五陰之下其卦為復說者以為静中有動昔余在京師見僧盧有畫打坐法身者跏趺瞑目一童子盤于膝前瞪目而視之余笑曰此非擬復卦之象邪惜其錯認開合眼為動静而非真動静也今觀汪子蛟潭畫卷為之撫卷深思汪子之擬此圖以自號必不以開合眼為真動静矣何時從容于静中共講之

題余氏子救父卷

夫子云事父母能竭其力觀余氏子崎嶇兵刃間竭家貲以求脫父難卒之感動幽明父子相扶以歸信能竭其力矣患難既平家庭唯諾夫子不又有色難敬養之訓乎一時感發與從容積久者難易又自不同余氏子其更思之

題曲江公小像

曲江公小像一幅嘉靖甲辰岳購得之吉永豐同姓人家以示知畫者謂為吳道子真跡道子與公同時像右

傍有中書省印或公在中書時爲寫此像雖風度凝遠而凛然嚴峻有不可犯之色望之知爲正人君子也上有宋阜陵題讃按宋録唐名臣後惟狄梁公段司農郭汾陽與公四家子孫當受官者持畫像告勑玄宗御札詣闕下爲左驗宣和中御札留祕府像仍歸其家此其持詣闕下受官經阜陵御覽而爲之讃與史稱公弱體有醖藉玄宗每愛其風度岳往來曲江見畫像數本皆爲豊碩盛麗有富貴氣疑非當時真本及得此像然後

知彼皆後人轉相模寫此其真也然公以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再入中書二十四年十一月罷政事其時主德寖荒小人朋比用事侃侃諤諤事無細大必力爭聽從者十不能二三今觀此像義形于色若有不盡忠憤者玄宗以風度愛重公要為不知公觀之者亦尚有以識此也邪

題小山石鼓

厚重少文似勃沈静寡言似光守節堅深弗可奪似黯

茲惟淨峯張氏之石鼓

題薛氏四禮圖後

六經之教惟禮最切于學者之身而殘缺視諸經尤甚漢初儀禮始出而魯徐生者以善為容世禮官不頴在誦說也及賈鄭氏學興字訓句釋推達倫類甲是乙非於是學者始以考據講問為禮而切于身之教益微竊意夫子於詩書二經常言誦言讀至于禮而特曰執則考據請問政不足以盡禮徐生去古未遠疑或得其遺

意矣惜其節文度數之合於後世者寡也子朱子深患禮學難明取古禮最切于有家者簡去節目揭示宏綱定為四編今則著在令甲列于學官宜學者之知有是也而克由之者亦寡瓊山薛有孚氏教吾邑嘗取朱子冠昏喪祭書參以丘氏儀節編為四圖詳盡明白據圖以觀者真如身出其間而與之周旋也先生教人導俗之意可謂得其本矣夫禮以防人之欲養人之情嚴其節于動容毫髮之間而推之則先於家冠昏喪祭用之

有時也非冠昏喪祭獨無所事禮邪必深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而敬守之觀是圖者又不可不知也

唐漁石江西奏議跋

寧禍蓄于十數年前天下皆知其不至叛亂不止當時用事者不惟不悟方倒持刑賞之柄以成之故遂至於亂亂既定矣死者心跡與生者之功罪宜其大有别白以章刑賞之實者而愛惡相奪疑似相蔽至今尚有遺論蓋公道之難持久矣孟子以正人心繼于抑洪水驅

猛獸之後其示戒豈不最深切哉余在陝西大司馬總制漁石唐公示余奏議一編皆公巡按時所上者也是時寧難甫平其于救災弭變固本善後之圖詳矣而所謂心跡功罪尤若炳然不可以私掩其後諸司覆議間不盡同然識者推究人心公論之所極以為卒無易於公者癸巳冬來江西聽斷餘暇偶及舊事取公此編讀之未嘗不慨然三歎也乃為翻刻于憲司後堂而私識其簡末如此

跋萍鄉府君手帖

右家報一帙先大父萍鄉公在南雍時報先公者公性敬謹平生無一事茍且觀其與子書字畫亦精楷如此他事可類推矣弘治丙辰公再下第卒業南雍歷事都察院長入申出傭人寫本皆非書生所堪書云不見十分艱辛者寬家中憂念爾悅公第三子怡公次弟敬伯公子公姪也初曾大父桐廬公有丈夫子六人大父居長次即敬伯公桐廬公致仕歸食口幾千指乃分為三

長與次三與四五與六各為一爨異居而同財田園歲收桐廬公制其出入而均給之子孫既冠不能耕者令教村童入束修以相補贍故書中云悅怡之館何如也公與敬伯公少失恃極相友愛甲寅敬伯公沒遺孤子二長即怡次怙女三長瑞金次瑞環次瑞璋俱未適人而瑞璋與怙尤幼小公每撫之流涕瑞金服闋歸霞莊鄭氏不肖母家也故書以璋怙衣服藍縷為念又令時問訊瑞金公於諸孤姪恩意懇惻雖數千里外猶惓惓

不忘孝義之風視後人何如也是時不肖初從蒙訓祖屋左右有水塘族人子弟時游浴其中公以此豫戒不肖至今佩之其戒先公讀書不可放過毋交損友毋圍棋飲酒以妨學業等語豈惟父子間一時相告語吾子孫世守爲規範可也不肖十餘歲即師先公親見先公苦學達旦不寐無他嗜好無泛交所交傾肺腑相與終身不衰盖先祖之教也文伯者公從父弟時以掾史辦事南都亦教小童以自贍故書後及之李先生名謀字

伯資莆林墩人先公六歲時就之訓蒙及訓不肖蒙館吾家二十餘年後以年老辭歸歲時問餽不絕也公事桐廬公最孝謹每得桐廬公書盥手徐啓讀畢復疊緘如故置笥中不肖少時尚得十餘帖內一帖乃癸丑不肖生之次年公在國子桐廬公報云先公諱某子一孫吾名之曰岳冀此孫他日能成立如山岳也總十數帖為一笥丙子侍先公試禮闈家移居遂之僅存此帖教子孫恤孤幼篤故舊安貧守義藹然天性中語獨所謂欲

其成立如山岳者豈惟桐廬以此望不肖大父猶此心也不肖今老矣無能有以副二祖之望于地下每思此帖輒出涕泫然而恨其不存也謹將存帖稍以厚紙附於桐廬公家集之後以示子孫不忘云後此帖五十二年為嘉靖戊申夏五月吉嗣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今轉左侍郎岳百拜謹識

原譜

古者封建法行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國家而傳重于嫡長其支子不得承先人之重而不敢有事其廟然其支分派續不可無統故立五宗以統之上不敢繫其世嫡之尊下得以隨所宗而明世系序昭穆定親疎累世以相次莫不知尊祖而敬宗敬宗以尊祖如國有大君政無多門故歷數百年而族不散葢其世不得不合也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族治化不明風俗不厚大率亦繫于此而周衰以來靡靡且千餘年矣于是士大夫之家

始倡為譜學之說肇于晉盛於唐衰于五季而復振於有宋諸君子當其說之行也服雖已盡宗雖已易而人猶知淵源之所自支派之所分祖將忘而不遂忘族將散而不至于遂散者由譜之力也其法實與宗法相表裏直書之序自高祖而止于曾玄世系明而昭穆辨矣橫列之序自嫡長而旁及支庶尊卑明而親疏定矣長子繼父而書明其有所承也諸子旁嫡而列明其有所統也隱然有宗法寓乎其間而世之言譜者直以為一

家紀事之書不亦異乎江左之名門山東之六族競以豪右相矜譜之存者僅爲婚姻之捷徑流風所染至於慕富貴而忘至親舍本宗而附顯達謬戾若此豈知譜之關于宗法之深意哉至眉山蘇氏始因歐譜而作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然後譜與宗相須之義復明盖宗乃見于行事之譜譜乃存于記載之宗譜非宗不行宗非譜不著知乎此則可與言作譜之意而崇孝敬之實矣

又

天下之道本諸身而施之首于家家者身之符國與天下之權輿也古人言家之難齊者曰閨門之内恩常掩義降及後世率以利而傷恩則其趨益下而悖理亂常益以甚夫自曽高而上祖宗之遠也功緦之外支派之疎也然其初則一氣之所傳而分也其情義之相維休戚之相關亦豈遽至大相隔絶哉而世人至於忘祖宗而忮族人盖由不知反而思之所以相維相關之重蔽

之而弗知知之而弗明利欲之私日惕乎中妻子之計又日迫乎其後所以蔽其良知良能之天而長其忘親賊恩之惡日有甚者此譜之所由作也譜之作所以崇孝敬廣恩愛繫人心而敦薄俗也標其世系之淵源紀其族屬之遠近序其宗統之離合詳其生卒葬埋婚姻嫁娶之始終使後之讀譜者反而思之知吾身之處乎此遡而上之一世則為禰也二世則為祖也三世則為曾祖也四世則為高祖也一氣之所傳也知其一氣之

所傳可無孝乎旁而推之同禰則為親兄弟也同祖則為初從兄弟也同曾祖則為再從兄弟也同高祖則為三從兄弟也一氣之所分也知其一氣之所分可無愛乎有服者則情以服伸無服者則情以義起謂如高祖之上三從之外生必慶死必哭婚姻嫁娶必赴貧窮相周患難相恤有善相率行之有不善則交以相戒人知所以尊祖而睦族則孝敬以崇恩愛以廣薰染成風道之始於家者殆亦因譜有助矣故知乎此則可與言作譜之意而隆

孝愛之實矣

覺軒義

雷子孟升嘗夢晦菴朱子語以學既寤若有覺焉他日仕莆以告見素林公公為名其齋居之室曰覺軒釋之者曰覺寤也明也又為直大其字從學從見謂學而能有見也學而能有見則寤而且明以復直大之初其義深矣然而未學將無覺乎曰有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聖人君子至于庸衆人一也聖人者安而化之也君

子必內自覺曰是心曷從生哉我無為也而彼自生其天機也與於是乎養之以學衆人方生而遂熄熄久而或生機自動也機自止也則卒歸于無覺爾故有獨覺者有先覺以其道覺我而覺者既獨覺矣先覺又以其道覺之焉則得之內者益精先覺之覺之也而以我參驗之則入耳著心而益固夫是謂之君子之學曰先覺之生不數遠或千載近亦數百載人生不及夫千載與數百載不能值先覺又不能獨覺也則如之何曰心所

同然者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爾誦其詩讀其書明義理以養此心如見面命之矣曰亦有既學而卒無覺者歟曰是在學者深造而自察焉爾若夫執方守文以為安揣度料想以為達雖謂之無覺也亦宜曰子之繹夫覺之義則然將無徵于夢乎曰未夢有夢也既夢無夢也因夢有覺而止徵諸夢吾未敢以論夫覺雷子曰子言似矣他日吾復有夢將以質諸朱子

和氏三子字說

大梁和敬所氏三子順穎顔次第加冠未字也以請於余余為字曰子貞子潛子復又為說其大義淨峯

張某書

夫貞一道之極也消息時之變也易卦六十四爻三百八十觀象設義剛柔迭用示人順時以通其變也不貞不利是故君子學以正志義以正行羣處而不爭獨立而不懼所以居貞也故貞立則天下之動一矣故曰潛龍勿用又曰亢龍有悔夫易比其進退而反觀之者也

退藏于潛進悔于亢進退之際可以觀已是故物之鋭進者莫如頳龍陽物也頳之至也湛濁外景清明内景潛也勿用非不用也時用之使勿亢而已矣夫易乾其至矣基純體者必由於復乎是故學莫善于復復莫善於覺覺莫進于力覺以先之力進所覺而純之焉復之善也故曰不遠復無祇悔又曰顔氏之子其庶幾乎或曰易惟利夫貞也彼三德者何如曰吾未見不貞而元亨也夫貞以制變潛以立身復以修德修德而後身立

身立而後變可應學至于應變則成矣三者各有取也

其至一也

名宓兒說

吾兒持素軸一幅以嬉問家人軸中作何物事最善家人戲語云莫若求阿爹之文章善而信之向吾求文章余怪家人不宜誑吾兒又念吾兒不可卒誑乃為書吾兒名說與之始桂林城東有高峯峭立俯臨灕水曰癸山山腹洞空可坐數十人流石下垂如懸杵削玉不及

地五寸許桂人傳有古讖云云嘉靖辛卯吾提學廣西與羣僚泛舟遊焉客有譚茲讖者吾漫命侍吏以磚土坌合之客又舉酒戲相祝云云是秋吾廨階下雙桂盛開而提學公署一株臨池尤芬郁蔣大參子雲每過必嗟賞曰淨峯其有吉兆乎是冬吾兒協吾夢明年壬辰孟秋吾奉萬壽表入京遣孥東歸小山精舍吾兒乃懸弧焉其兆于桂林也桂癸聲相似令乳媪輩呼為癸郎云吾守廉之三年歲在丁酉吾兒始習誦孝經論語公

暇輒抱置膝上指字試之頗用常語引喻為說大義一夕講論語至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兒擁吾頸問曰阿爹吾能為古之賢人否乎吾笑而不答頃之兒忽自請曰吾昨學書書吾名字若彼彼皆小人奈何吾與之同吾笑云為兒且幼故以乳名呼比長則更之矣他日兒又語其母謂阿爹更吾名母以告吾吾又笑云兒欲善而名乎名善易恐長弗稱奈何其母曰彼幼何知盍姑與更之小姪輩名皆從宀故亦從宀更命之曰宓嗚呼

古稱士之有志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古至宓羲醇極矣五柳先生自謂羲皇上人取其極醇以自命也以極醇者自命而猶有弗柬者焉況以世俗之儇佼矯厲而可以期與乎哉吾兒骨骼未成與之言弗解而顧及古之賢人殊不可曉故書其前後名呼之所以然者于軸以待其稍長省人事而自思之戊戌秋九月良日阿爹書于廉之官廨

還鄉事略付宓

一汝今方離吾側接應人事之始凡事須小心收斂雖僮僕下人待之亦宜有禮嗷唱倨肆俱損德器切宜戒之

一吾已移文各衙門不令相見有來請見者先差人固辭

一凡哨守巡捕巡司驛遞等官來迎送者千戶縣佐以上辭之勿見餘官平揖相接皆必衣巾若行跪拜者必避其迎送人役至交界遣回

一舟次宜畏謹舟行不可輒出船觀覽日下山則畢晚飯毋得爇燭坐立俱勿當風常于有障版處坐立以防不虞

一兩廣春月江水驟漲流出山谷中穢惡食之亦能傷人凡江水須用綠豆澄過煮熟方可食茶湯生冷之物俱宜酌量

一入漳州境即為父母之邦尤宜謙謹若夫馬一時應付不前須忍耐從容催儹不可聽信下人妄拏夫頭

等役使下人乘機作威以招怨謗

一至漳州謁梁岡公同安謁次厓公同安葉崗山大尹

萍鄉公同年也素相厚亦宜謁之俱隅坐四拜請納

拜若不從拜畢致辭曰反勞尊長若崗山年高不便

拜起辭拜則聽命凡泉中前輩皆依此禮

一汝自幼未嘗至泉今雖還鄉人情習尚事事未諳宜

一切簡靜毋泛交毋多言毋聞閒事家事之外一毫

莫理親朋拜望者以禮接之譚及閒事則敬辭云有

父叔在不敢聞命

一城中屋宇窄小家私不備最宜耐冷安受不可萌嫌惡之心若有此心輾轉生出百病戒之戒之

一宗族親戚在尊行者人前稱呼宜以行輩如曰某房第幾伯叔兄某處某親不可呼字以長傲慢其自稱于祖父行曰小孫父行曰小姪兄行曰小弟鄉先生前輩曰小生其餘俱如常稱

大約禮節要謙厚言語要安詳接人要款曲深以

膏粱之氣為戒痛自洗刮守吾家儒素寒儉之風然後為人有進步也

小山類稿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山類稿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繆溓

小山類稿卷十八

明 張岳 撰

雜著二

草堂學則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所以立教之瀍則内自一心以達身之動作威儀莫不各有其養焉聖賢教人之目多矣未有不先得於此而能進

乎其餘者也後世家塾之灋既壞父兄所以教子弟者不過責以記覽之富綴述之工以爲足以應有司之求則亦已矣然學者材質不同亦有終身不得至者焉方且仡仡焉爲之不厭若反其本而責之身心之間則其心固能思耳目口鼻四肢固能視聽而運動特因其思而使之存之因其視聽運動而約之使入規矩非有品節分限不可必至者學者顧乃爲彼而不爲此其亦無以是語之而弗思邪今故掇取孟

子所論存養之功與夫動作威儀之則見于曲禮少儀諸篇尤近易守者數條列于草堂北壁使諸弟子輩朝夕觀誦深體而服行之雖其規模條理不能如古人之廣大詳密然以存其良心伐其邪氣収斂端嚴培植深厚由是而讀書窮理以充拓其體應事接物以發揮諸用隨其材質分量之所及以進之亦不患於無其本矣不知務此徒以記問綴述爲事雖使聖賢訓典充腹盈紙猶不得爲之善學而况今人無

用之空言邪嗚呼小子念之斯古人切已之實學也由此而學之則爲君子背此而學之雖有學焉猶不學也亦陷於小人而已矣汝不欲爲君子則已如其欲爲君子舍是吾無以教汝矣念之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

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

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右存養之要凡四條

仁者此心之本體也心而無仁則非心矣故孟子以人心目之然心之所以放者旦晝之爲有以害之也旦晝之害莫甚於耳目之欲先立乎其大者不爲耳目之欲所奪則心於是乎得所

養矣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大抵孟子發此數章示人語意既明白而痛快工夫亦直截而易簡而其言之先後互相發明有不假訓說而自解者學者誠反覆玩味而有得乎其言焉則所謂立其大者所謂操存所謂求放心皆有以實用其力非強為揣度把捉以兾此心之或存矣

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

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
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
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立容德謂立則磬折如人授物予已已受得之形也
坐如尸立如齋燕居告温温燕居謂私居告謂教使

凡行容惕惕凡行謂道路也惕惕疾直貌

立容辨卑無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辨讀爲貶貶卑謂磬折也顛讀爲闐揚讀爲陽休讀爲煦心無愧怍則氣盛不餒而常顛滿塞實如陽之蒸煦乎物也玉色謂温潤不變

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傾邪視也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

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玉比德焉故佩之右佩陰也左佩陽也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門內謂之行齊當爲薺采薺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行而張足曰趨行而端拱曰翔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接武謂每移足半躡之布武各自成迹不相躡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

寢毋伏歛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凡人宜正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噭謂嚮聲高急如噭之號呼也淫視謂流移邪眄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髮也謂垂餘髮也免去也褰袪也以上皆謂其不敬也

將上堂聲必揚將入門問孰存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戶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聲必揚問孰存視必下言聞則入皆不干掩人之私也扃閉戶之木當入戶之時必兩手向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以手對戶若奉扃然言恭敬也開亦開闔亦闔不以後來

變先勿遂示不拒人踐躡也謂戶外先入者之屨躐猶躐也趨猶向也隅角也旣不踖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而升也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此謂弟子請問之法衣裾之撥足之摇動皆失容也坐亦跪也虛坐非飲食也盡後謙也盡前爲汙席也儳攙先也顏容通語爾勦者取人之說以爲說雷者聞人之說而和之則者有所依據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執事將敬之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密隱處也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旁泛及也泛與人狎不恭敬也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訾猶計度也

容經曰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譬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

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内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沵古流字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旋如濯絲跘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折磬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

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𡨋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踦體怠懈志驕傲趍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右威儀動作之節凡十七條

古人自起居飲食事親敬長以至應事接物莫不各有其儀然隨事著見應用有時惟動作威儀之節之在人身有不可以須臾離者故學者內既知所存心矣又必致謹乎此使一身之動

咸中節文則心體之存乎內者益以純固矣此內外交相養之瀍惟實用其力漸見功効者然後有以深信其必然非空言所能喻也

雜言三十四條 浙江江西廣西學約采附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此二句於先天圓圖求之上下四方以對待之體言所謂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是也往古來今以流行之用言自震至乾易中謂之數往數往者往古之謂也自巽至坤易中

謂之知來知來者來今之謂也然則古之言宇宙者其義如此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無以見易宇宙之義深矣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陰陽消長之理吾心寂感之機妙哉妙哉胷中須是光光静静流動圓轉無一毫私意障礙方與天理合一萬事萬理只要就心上體驗心之體固該動静而静其本體也至静之中而動之理具焉所謂體用一原者也先儒每教人主静静中須作

一箇主始得

心纔靜便覺清明須是靜時多動時少雖動也而心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

喜怒哀樂未發時最好體驗見得天下之大本真箇在此便須莊敬持養然必格物窮理以充之然後心體愈明應事接物毫髮不差若只守箇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悞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此聖賢之教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正之先而小學之教又在格致之

先也

虛靈知覺則心也性則心之理也學者須先識性然後可以言存心不然只認昭昭虛靈者爲性而不知自然之理此所以陷於作用之非而不自覺也

黄後峯書室中有一聯云誠自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岳嘗謂後峯此二言吾從身符也

凡學莫先辨其誠僞之分所謂誠者無他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功夫專一積久自然

成熟與夫鹵莽作輟務外自欺者大有閒矣

一念到時鬼神皆通

聖賢千言萬語無他只教人求其放心而已心纔収斂便覺定靜清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若此心已先馳騖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乍盈乍怯乍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其患有不可究言者已

某少而讀書以爲所取讀書者能駢儷言語以取世資

而已矣於是取所謂場屋時文之類而伏讀之操筆效颦輒能滿紙以爲止於此矣及稍長有覺又以爲未也則取古今史傳若家文集縱横而伏讀之操筆效颦亦能滿紙又以爲止於此矣然自始學逮今十有餘年間以其所得出以語人則或笑之或非議之間或憐其用心欲汲教之而不肖膠於舊習竟未知所以舍此就彼之方也近有教者曰聖賢所以教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平居暇日當操存體驗使此心之體常清明定静至

於講學窮理皆所以培養此心講學之功讀書爲要而所讀之書又必先經後史熟讀精思掃去世俗無用之文不使一字入於胷中然後意味深遠義理浹洽而所得益固矣某服膺斯言退而靜思頗謂有得及驗應事接物之際私意人欲多有竊發而不自知時或有覺力加強制又不勝眩瞑交戰之患則以用心未純而前日之習尚爲之累也

涵養本原隨事精察天理而力行之久之庶幾漸熟

多思損神多怒損氣多慾損精

義理明則客慮可遣矣涵養定則客氣可消矣克治至則情欲可寡矣然未始不相須也

客慮不必純是人欲凡泛思皆客慮也天下之理有精粗本末之殊吾身之應事接物亦有緩急先後之序要擇其最切已者而精思之漸次積累久後心體自明應接自無礙矣若舍近思遠舍卑思高非惟不得其理適所以汨亂其心體之真而深有害又不若不思之為愈

也

讀北齊史高歡欲試諸子才識令治亂絲其次子高洋拔劒斬之曰亂者當斬因悟平日客慮煩擾心下不定只爲不能知此斬絶從今須是知其無益而痛絶之不可只是强制也

見處貴透徹行處貴著實知崇禮卑

聖賢教人爲學緊關在一敬字至程朱二老先生又發明之可謂極其親切矣今考其言既曰主一無適矣又

必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曰只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曰未有貌箕踞而心敬者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蓋心體難存易放初學工夫茫然未有下手處只就此威儀容貌心體發用最親切處矜持收歛令其節節入於規矩則此心自無毫髮頃刻得以走作間斷不期存而無不存矣近時學者動言本原頭腦而忘夫檢身容切之功至其所謂頭腦者往往錯認別有一物流行活動可以把持玩

矣爲貫通萬事之實體其於敬之一字蓋有視若嶶纆桎梏不肯一用功者不知許多道理皆凝聚於此舍此而别求本原頭腦其不爲精神作用而流入於狂譎也者幾希

凡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致謹於言語動静事親從兄隆師親友之間養其恭敬惻怛之心以爲田地根本而時將聖賢言語反覆詳讀切已體認使其行著習察不昧所向而已初未有簡徑捷法可以直下頓悟亦未

嘗使人安於支離淺陋如俗學之無用也此學不明鮮有不坐此二病者學者宜反已而深省之只就日用應事讀書處大畧如前所云切實下功黽勉不已其積習之久浸漬之深將有日進於高明純固而不自覺者此不但爲德性之緼將來發揮事業亦自有餘不可不勉學者生齋升堂朔望行香及祭祀鄉飲等項凡有事於學宫皆本等職分所當爲亦所以習之於規矩節文之內而養其恭敬之心有志於躬行者即此是學

爲學別無門徑只在日用間著實切已隨處用工讀書窮理必循序以致其精而非聖之書勿讀處事應物必平心以求其是而非分之事勿爲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寧訥毋辯常常提省不至間斷久之則天理自明踐履自固初無玄妙奇特可以言下領悟者學者其深體驗之

凡看書不可比類求合須字字研窮句句體察積累自有貫通異者固不可強同同者亦不可使異也遇境與

心會處須是常常涵泳自家意思覺得胷中活動流轉無一毫塵埃此亦存養之一端也若只尋搜字句誇奇鬬巧則其所得於中淺矣

諸經解說至程朱二老先生然後生人之理聖賢之心始得明白昭晰而無遺憾學者所當敬信如著龜神明不可忽焉者也近時學者不勝其好高欲速之心又有虛誕見聞以爲之累心地粗淺理會程朱言語無入頭處遂忽畧厭棄謂爲不足學只將中庸孟子中論心論

性數條以已意立說紐揑附會便將聖賢許多言語一直籠罩將去名爲高明獨得而實出於穿鑿之私其弊將至於詭經畔聖飾僞長非大爲心術之害所當深戒學者講論經旨先以程朱觧義襯貼經文反覆體認隨其淺深疎密皆有以察其語意之所由來則其條理之精密趣味之深遠必有渙然自得於心者

百物所需皆天理也只不可分一片心去那上頭計較人之一心所藴蓄關係者何事而令此區區者役使不

得少休哀哉

人情物態千變萬化可憤可怒可悲可愕可愛可慕雖一日之間亦有屢至而屢不同者吾理未充必爲所撼吾養未定必爲所動吾量未弘必不能忍而與之較於是有勝有不勝不勝則心愈勞而愈不得其理矣須是大其胷襟以容受之順其自然之理而不容私焉則心常静氣常平而彼紛紛者久亦自定矣

夫人之氣稟不同而風俗習尚亦異鮮有不偏學者當

就日用應事七情所感發處深察夫氣習之偏而講學以克治之然後德性冲和義理充暢不然偏之爲害將流爲詭譎粗獷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不察

褊急淺率甚是害道學者須涵養氣象養盛者自別

凡事物未至而先立箇心以預待之此便是逆詐鮮有不差者故心不可以無主尤不可以有私主天理自然何容私之有須是虛心以待事物之來敬便一一便虛

有時心不如此而發言之際不覺如此者是此心不牢

而氣反挾之以動也

凡與人議論務要色和詞暢非臨時可勉強大抵養定者色自和理定者詞自暢義理雖是而誠意未著亦未能動人況未必是乎戒之戒之

古人論士品自一鄉以及天下天下一鄉之積也士有聞天下者處於鄉自鄉人觀之是亦一鄉善士而已矣故操行必自鄉始

古者學校之教其義理之實皆本諸人心之所固有所

以立教之法皆正大切實次第節目循循有序其愛惜人才漸摩成就之意又皆發諸一念懇惻自不容已以故教立而人易遵風動而人自感才多俗美更數十年猶得收其實用者其教使之然也

文字以明理達意爲主其體製要典實渾健不但舉業爲然歷觀前古自史漢而下諸家文字但其典實渾健者非治世太平之音則其賢士大夫内有實得之所作也及叔世虛誕怪僻之士所作然後尖新險巧飛揚瘦

薄而前輩典刑苶然盡矣蓋世運之盛衰人之心術邪正躁靜皆於此乎觀之學者誠能持敬窮理黽勉用功心源定靜義理精明則發爲文字者自不患於不實學者自有千金至寳乃使他人第價而後知重焉凡言某宗某學者皆此類君子之志於學以求道也取正先覺非以立門求勝也不知是不得其門焉耳今學者則反是焉正使所學而是用心亦已私矣尚何道之云也蓋昔者子夏論交嘗見非子張而子游亦嘗不滿乎子夏矣

二三子同學夫子者也何以有此異退之所謂各以性之所近是也惟其各主於求道非故立門以求勝此所以爲聖人之徒也

小山類稿卷十八

小山類稿卷十九

明 張岳 撰

志論

惠安縣志論 有序

惠安縣志十三卷嘉靖庚寅春邑大夫莫侯敬中以纂述之職屬余余爲采摭故實旁徵故老聞見擇其可以厚民生善風俗興政務者次第成卷卷有題辭不發凡

起例而所以纂述之意各於叙論見之其非吾邑之故不以勦入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時世有遠近則其辭不能無詳畧也自有邑以來至今上下五六百載中間陵谷之變尚不能盡同況於時事之因革從宜寖遠寖忘豈一人一日所能盡識是故其遺落多矣若夫記述近事欲以厚生善俗而興政務區區之辭感發於所見聞有不覺其繁且多者世必有讀余言而得余心則是十三卷者其亦足備吾邑之芻蕘也與

形勝

論曰余行天下見江南諸山由西北昆侖發原至岷山乃折而東爲楚越諸郡東北至吳淞際海而止江漢水交流其下今以吾邑觀之亦然意天下山川雖細大不侔其脉絡固有同歟古人建都置邑必審擇山川風氣有以也夫

封域

論曰吾邑廣輪之數止是爾然且包山林並原隰椁其

中斬長綴短可耕之田不能紓三之一斥鹵者幾半上
承會府下引漳潮之衝幷日以馳不足也夫不察地利
本末猥令豐瘠同科顓顓焉執計簿以取盈爲事不已
虧乎
圖里
論曰周官井牧書自四井爲邑遞登其四以至於都故
都無殊縣縣無殊甸甸無殊丘丘無殊井是故賦平而
政一後世都圖倣是設也然非計丘畝以均其制多寡

盈之相懸絶大者自分爲二矣小者至不能都或比其二三乃得與他都㪽調賦經用胥吏舞手爲奸民仰首受成莫有知所由然者故經界不行圖里不均由令之道而欲以至於治難矣

險塞

論曰觀古人畵畧封疆必先制其阨阸明斥堠其於折伏狂狡之術可不謂豫哉吾邑山海之道交衝地小而爲備者多幸時無事與四隣同其安靜一不幸有援桴

馳羽之變寧能晏然而已乎故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諸山大勢

論曰余嘗登龍山絶頂環望邑中諸山自西北大帽麓別支分迤邐將窮則環以鉅海精氣停洩爲雲雨爲草木爲庶品其最奇秀者爲人物嗚呼此造化之紀也邑無大小必有崇山鉅川以奠地守彼徒探幽討勝斮於一賞者又烏覩所謂山川者乎

諸水大勢

論曰吾邑北有楓亭溪南有洛陽江合山谷諸水受之以獨趨於海山之出兩水之間爲邑境壤亦將至海而窮矣而直數十里内洄洑嵁巖稍緣山麓以行其源流遠近可知也然其流惡鍾美潤槁生物與人事相因爲用則邑之農田蓋資之而不可以泯没者故各本其脉絡著之

潮汐

論曰古稱善富國者為能擅山海之業通漁鹽之利也余嘗東臨海門觀漁人所操諸網技極其纎備南循徼海鹵地場團蓋纍纍焉可謂無遺利矣歳稍不登則漁鹽之民輒先病何也豈所謂厚生足用者將不在是歟不然則必有擾之病者矣利不在民雖多奚益可不審哉

土田

論曰埭之受諸溪亦本其地勢形便所趨爾要之發源

不逺耕上流者復導以注其田豈有餘潤可以逺及故埭田多旱若其鹹淡交蒸流淤漫委土力深厚得其術以治之大抵皆渥壤也是以善爲國者常寛萊田之征勸農功興水利於斯時也豈復有田荒弗治懸賦額以爲民病者乎噫非一日矣

水利

論曰今學者多不譚水利以爲猥瑣無益於名理若周官遂人匠人職爲溝洫之事謂爲水利非邪夫以吾邑

之境堋斗泄瀫旬弗雨輒告旱若會覈土田以沃瘠燥濕相乘除度其需於溉注者幾何稍率民力以興之不及數年其利猶可收豐年之半也事當爲而莫之爲惜哉

橋梁

論曰所謂橋梁道路者考圖經作於宋世居多南渡後尤多今國家承平日久民物殷阜宜有餘力以興百務也而橋梁道路之修反不及宋季世何歟或言宋海舶

無禁利入甚富且易不捐之於橋梁道路則以崇侈釋氏無所愛惜理或然歟不然則物力登耗必有任其責者矣

本業

論曰讀蟋蟀之詩見唐風之憂深而思遠以爲有堯之遺焉吾邑亦然其土瘠而民貧土瘠則勤民貧則儉是故善心易生而可致於理也雖然由君子觀之爲易興於善由末世觀之無以堪上人之誅求不幸瘠與貧也

祇有死亡而已豈非各繫其時不同哉悲夫

習尚

論曰聞之弘治前風雨時若歲頻有秋其時官吏亦奉法遵職與民相安無事故俗號稱近古自正德初某人以苛刻爲政剥膚敲骨者六年加之屢有水旱之災民窮譎詐漸生風俗始爲之一變然其愿畏而儉朴者故在也昔夫子論齊魯之俗不同以爲至道則有難易嗚呼道不可得見矣長民者謹勿以魯而之齊也哉

歲時

論曰今世所謂俗節者雖不能一一合於禮然行之既久所以崇愛敬接慇懃使親疎上下聯屬而不散雖聖王有作亦所當損益莫之有改焉者也夫能使民懽欣和悅及時相樂而無愁怨之聲此非賦平刑省歲豐時和不及此而豈一日所能强致哉可以觀政矣

雜占

論曰書稱敬授民時傳言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

也古人謹節候以重農如此近世歷書雜以修方剋擇乃巫史小數非古人授時正法而占候之術又祕不傳是以水旱災祥大率後時不及為備蓋保章眂祲氏之職廢久矣農夫野老欲拘滯歲時成迹以質諸未然不近誣歟然其譚水旱災祥時或微中有不可廢者故擇其稍闗分至啓閉者存之為老農聞見資焉

穀屬

論曰吾邑論五穀重稻論歲豐歉亦唯視稻往歲稻嘗

弗登矣民食且急已而麥大熟黍稷粱豆之屬皆熟一歲之蓄沛乎亦有餘計也特其本在稻耳是故丘陵藪澤高下相因食地博而墾藝兼之以此治國則無敝國以此治生則無匱民故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蓋兼之也

蔬屬

論曰夫蔬品之於民食切矣昔樊遲願學稼又願學圃意其栽培護養必有成法如世所傳種樹書者古人作

事不苟亦必待學而後能之周官宅不毛者有罰漢書言千畝卮茜千畝薑韭其人與千户侯等其重如此惜吾邑人之勤力於此者少也諸品甚多特據邑中所宜取其美者列之以資老圃

木屬

論曰松栢楓楠以材桑柘以葉槐以華烏桕以實栟櫚以騣榕以蔭諸此類皆美材也往年風雨時叙自海隅達之山陬莫不有茂林蒙密今則童山而樵矣擁腫拳

曲之給薪蒸者無幾而况有所謂材且美者哉氣數有

盛衰則草木亦與之消長噫可畏哉

畜屬

論曰吾邑牧畜之利頗博假令一夫傭田以耕水旱災

眚卒然莫爲備有牝牛一羊豕之牝者一雞鵝鴨雌者

亦一牛歲乳羊豕時乳鵝亦時乳雞鴨以月乳胎伏者

不夭殰稿秸稃秕播屑雖微謹畜而時字之則孳息日

蕃衣食百需緩急亦或有賴也不至甚病漢世循吏常

以時課民種葱韭瓜匏及畜牛羊雞豚蓋古之勤民者已如此

鳥獸魚蟲之屬

論曰吾邑地兼山海俶儻詭怪之産皆有然其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登於器雖有殊絶猶無濟於民生也夫鳥獸魚鼈之登耗與政事實相流通故書稱咸若詩歎於牣其理有足徵者余故列其可登於俎與器者將驗其登耗以觀政理焉若其他則圖經本草

載之詳矣

貨屬

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故先王之任民也審度天時地利因民所宜穀粟桑麻爲本佐以山海而權以泉布使民通變不倦以成其務是故均之利也爲民興之則王爲國興之則霸攘以自私而民與國無利焉則謂之蠹嗚呼今之司民者其王邪霸邪蠹邪

戶口

論曰吾觀版籍軍民户額軍户幾三之一其丁口幾半於民籍噫何其多也國初患尺籍不足三丁一抽有犯者輒編入戎伍至父子兄弟不能相免也乃令户多耗矣而舍匿隱漏之𠪨猶存先王之訓曰罰不及嗣嗣猶弗忍也况於世世世及之邪與先王異矣窮則變變則通玆非其時歟

田賦

論曰自唐中葉以後田制不明至我朝版籍之法乃爲

詳備觀其鱗次櫛比詳畧相因秩秩乎其條理之也及
夫法久弊生老奸巨蠹蟠穴乎其中於是田産有暗飛
詭寄包荒移換錢穀有駕空埋跡虛入實出之弊莫不
援引版賦以爲左驗自非精密小心傍推遠考未有不
爲所眩者況以簿書應接之閒而欲察見端緒不亦難
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蓋存乎人焉爾矣

課程

論曰吾讀管子鹽鐵書至於日食升兩及一刀一鍼莫

不權算詳盡使利出一孔悲夫霸者之用心也彼嘗勸其君務農重穀分業四民亦足以富國制敵而售其術矣何乃瑣瑣若是而後世祖述之者又或失其意是以或榷之而國貧或捐之而民富其利害相去遠甚然則所謂鹽鐵者固必管子行之乃能無弊也歟古人推論世變至五霸而止自霸以下尚足言哉尚足言哉

支費

論曰此所謂經常之費著在令式者如此冗費不在焉

吾常論州縣冗費如投石於水石没而水無迹故敷配不足以至折贖折贖不足必至科罰科罰不足必至抑勸近者屢下省費之詔反復諄切吏直以尋常頒降條格視之而已豈知民窮財且盡矣况痛無所告則嗟怨謗讟足以感傷和氣而生意外之災哉前後令長能省費者不少唯陳令所裁定頗得中故表而録之

兵役

論曰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雖後世之制然

行之既久兵民咸便近者畜兵不用緩急征調皆於民兵乎事之是民既出食以養兵而又出力以衛之也何其不幸或疑令甲臨陣損失官軍者罪至大辟夫令嚴其瀍者欲平時教閱精鋭戰無不克爾非以啓兵驕將惰而專責戰於民也失初意矣

學政

論曰夫論學校教養之瀍昔人備矣今制有卧碑有勑諭有提學條教其瀍制嚴密最為戢斂學者使不敢肆

若夫有志實學者豈必待此而後知自厲哉故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足以悅心而徒恃區區瀍制其為教與學抑末矣

書籍

論曰兩漢時學者重專門誠太隘然習一經之士終身守其師説如蓍龜然雖義理未精規模未弘不害其爲篤信也故兩漢士習終近古今學者記問日富下筆動數千言穿貫他書不名一藝郁郁乎盛矣然求一如漢

儒名家且不可得況於深造自得者乎夫子云雖多亦奚以爲蓋病之矣

典祠

論曰壇社稷於西郊北嚮陰神也壇山川風雲雷雨於南郊南嚮陽神也故社稷有望瘞而山川有望燎各從其氣也厲於北郊鬼之也而祭以反而伸之故亦南嚮余嘗以諸生陪祀獲覩牲幣祝號奠獻登升之數秩秩乎其文之也若其義則非博學精深者不能道孔子嘗

曰祭神如神在又曰治國其如視諸掌乎聖人之不易於祭也如是哉

鄉賢名宦

論曰自宋以來邑大夫政蹟不登圖牒獨斷碑殘刻時髣髴見其名字又以他書參之知其決有善政者此數公也鄉先輩行事舊志所載亦弗詳而得於故老聞見猶灼然可考是以既敘其傳矣又擇其卓卓可入祀典者以實鄉賢葢善惡之公必越世而後定一鄉之嚮慕

存焉其敢忽諸

雜祠

論曰張黄二將殁數百年尚能顯神靈以庇鄉人其事甚怪此與三山志所稱鎮閩王事何異皆英雄猛悍之氣久而磅結不散亦所憑山川使然也濟陽以下茫昧遼邈然以其食於民也久故附列之與張黄異矣

丘墓

論曰吾邑薦經喪亂文獻殘缺先輩諸賢至於居址子

孫今且無以知其所在而况於荒丘頽壠世遠堙没者乎夫操行之難也使越世之後丘壠翳然登者或歌而過者不式趙文子雍門之徒所爲感歎悲哀而不能已也是以謹表而録之

官職

論曰吾邑圖里之數僅當中縣然其實地瘠賦重民貧用嗇而額設猥多食浮於事儒者坐食以耗國能者生事以擾民其勢不少加裁省則民困未易遽蘇也愚嘗

通一邑官設而論其緩急輕重可裁省者不啻三之一矣夫能使官與事稱繁簡得中體統嚴明而條貫辨舉豈非理世之先務也哉

選舉

論曰余觀宋塲屋士習之變考其是非得失與國祚相盛衰自開寶至嘉祐士氣淳厚中間文體雖病於卑弱險怪然無敢爲私學曲説以亂之也不害其爲淳厚熈寧以後乃有國是之説倡於新瀍和於紹述蔓於和議

而極於僞學士有一言不合國是者則指以爲怪妄斥逐禁錮無餘力干時鶩進之士莫不翕然附之而宋之國事亦且變而南渡變而臣虜又變而之閩之廣而不可爲矣故宋之不競也識者推原其故以爲士大夫爭私意於廟堂之上學術不明人心蠹壞其禍乃至此極豈非後來之永鑒耶故因科目而附著之爲辨志居業者告焉

小山類稿卷十九

小山類稿卷二十

明　張岳　撰

賦

望思樓賦有序

樓王克明之先人築以娛老逮其殁也葬距樓南十里登樓以望則其藏也與其昔遊也皆可思也故克明寓以斯名而請年友惠安張某爲之賦以道其思

時戊寅四月朔日

絳河之陰龍潭之滋有高樓焉淩晷景以上騰横碧落而中峙羣山環委在下兮若舞而翔若拱而起翹翠光於茅欐兮聽逸響於江瀨時憑虛以縱觀兮眇遐情之所寄睇千里兮會心羌何爲兮垂涕嗚呼噫嘻宇宙無情萬物有數感物變之無端兮憂與樂其易趣念斯樓之始基兮果誰人之尺度方其晝棟春輝緑衣日麗藙水承歡絃歌繼志陋人寰之卑湫兮挾輿鳩以洞視曾日月之幾何兮但

見荒墟頹冢馬鬣崇而蕭室閟拱木蟉兮淒淒宿草青兮搖曳水幽咽以含悲兮雲黯勃而凝淚狐兎躑躅以經丘兮亦嘯歌而慘悴循蓼莪之哀詩兮耿究鳩之不寐顧彷彿以如見兮馳營魂於四際精摶摶以往來兮氣穆穆以方繼初浙瀝以盤旋兮忽冥迷而漫瀰上無高而不即兮下無深而不至慨寥廓之無有兮息衡中之纚纚飛野馬於梁閒兮度隙光於疏綺風飄飄以動簷兮疑颯颯而來止起睇盼於中天兮見長江之東逝目斷絕而

弗舒兮心煩寃以如醉嗟昔賢之慷慨兮猶追傷於負米顧鼎祭之惟豐兮亦何釋於罍耻極幽明以攀號兮曠千載而一揆非大德之可言兮寧報施之敢擬仰蒼天之浩蕩兮茫不知其所以樓之望兮有時而窮望之思兮有時而弭收視反觀廓爾思兮内湛湛而弗貳荒丘之頹兮斯樓之圮兮爾名永存前人之光兮後人之企

詩

送人之崑山司訓

宛宛西飛日餘光照客裳青岡留一壑石瀨幽且長駕言從之遊山水有清光浮雲日夕起寒風何凄凉寧爲巖畔栢不隨秋葉揚朅來二三子懷德應徬徨淵雋尋薄味苦淡出清商浩歌入雲表驚起雙鴻翔沉浮何足論兹意殊未央仰看河漢碧徒爾問津梁

寄贈姚江陳舍人生日

衢路騰軒車鱗鱗夕埃起幽人卧空山一榻淨如洗紫簫遞谷聲玄鶴銜石髓五十歲未衰明眸烱秋水昨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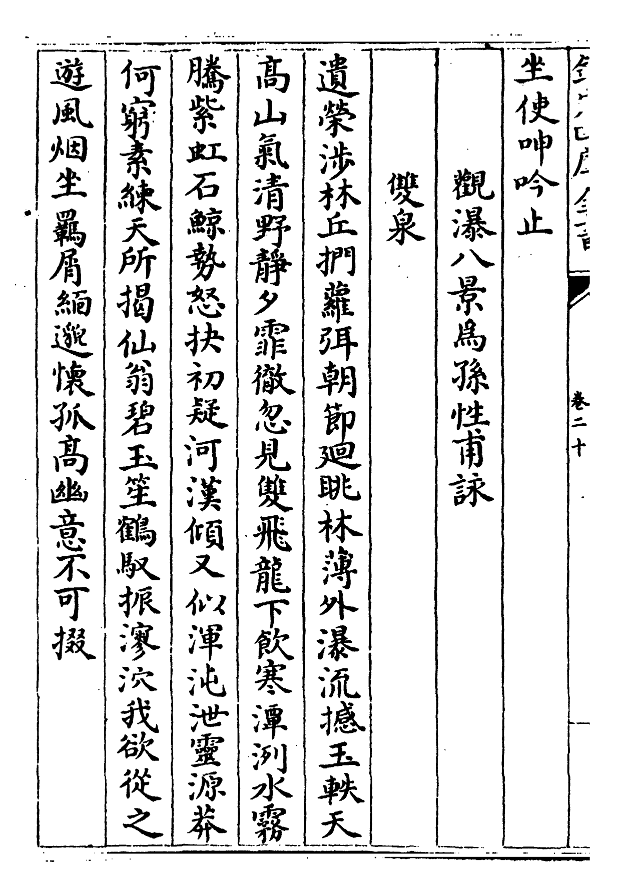
火昏中祥光見弧矢瑶花隔歲開影醮千巖裏三壽古來傳真訣靜可擬贈君一束書夜半認戊己

少宗伯王甌濱先生持節封益藩便道歸省予為何愛之正郎賦贈

江空流月華白石光淩亂孤舟泛層波一往如飛翰遐哉遠遊心為國樹藩幹明遣辭玉衣倚門發皓粲悠悠甌水濱春日浴鳧鸛為爾立斯須言笑遲昏旦回首百念幷時時瞻斗漢

大司寇恒山張公父母俱八十餘三疏得歸省太夫人舊恙丧明公歸而愈縉紳多詠其事鄭同年與聚索予作忙中走筆

恒山何危哉白雲復漫瀰念彼白雲飛戚戚傷岵屺流光不再須甘瀡爲誰旨累疏叩天閽洞塞幸伊邇不謂許國身亦慰門閭倚況迷起宿痾春風滿步履古來孝子心寒冰躍雙鯉眇綿氣感通或可徵神理如兹事幽絶傳聞之前史推之民物間一視而已矣願轉此心丹



坐使呻吟止

觀瀑八景爲孫性甫詠

雙泉

遺榮涉林丘捫蘿弭朝節廻眺林薄外瀑流撼玉趺天高山氣清野靜夕霏徹忽見雙飛龍下飲寒潭洌水霧騰紫虹石鯨勢怒抉初疑河漢傾又似渾沌泄靈源莽何窮素練天所揭仙翁碧玉笙鶴馭振寥泬我欲從之遊風烟坐覊屑緬邈懷孤高幽意不可掇

泉源

向來觀懸瀑披袂颯秋風耳目豈不廣歷覽意未窮闕

緣廻磴倚杖眺危峯亂雲交壁翠石竇瀉泉紅微消

初濆湧稍稍入幽潀匯爲百尺波俯瞰千仞礲靜光沉

斗緯上與銀河通愛兹塵外境頓覺心神融踟躕慰煩

倦坐久趍鴻濛顧謂後來子形役徒沖沖川上有孤嘆

萬古集虛衷

流觴渠

去去澗中水悠悠頭上巾歲月如飛彈不飲生秋塵家有紫霞精一迴三千春注之金荷葉投彼寒流濱寒流清且駛荷葉何逡巡列坐藉春草籌影亂紛繽當歌即成曲逸響動潛鱗引脰川原外翠靄千嶙屯理深物有悟興極感相因試同世人飲誰得此中真

月溪橋

月色清且虛溪流靜而澈二者相涵映空山境奇絶創始昔何人石虹跨丹穴幽篁迷舊谿迴磴距飛轍中有

亡懷子長笛橫翠鐵一曲寒兔泣再曲溪石裂夜深斗柄移孤峭厲嵽嵲安得雙飛潟相從問真訣營魄感脢盈深淵積氷雪危橋未可梯茲意吾能說

白雲洞

巉巗嵬鑿工巇嶫怪石走窪窈積輕烟千秋藏虬蚪瀰濛摇春波飄忽變蒼狗少進天末墟復經土囊口仙人睡正酣冉冉穿窗牖竹簞生微寒披衣起抖擻顧謂長鬚奴鷄骨曾占不 泉流未枯豈樂烟已久萬古天地

心兹事良不偶復恐虹霓合臨風頻搔首

飛雲峯

長嘯林木下掛冠林木巔山農荷鋤歸相與話豐年輕風萬里陰落日一江烟緲緲生虛谷淒淒翻野田小溪流未穩寒漲欲平川阿婦視春筐蠶老簇且眠兒童浪驚喜剖竹走流泉山園霜露深黍稌蟠蛟蜒社酒及時釀春秋豚一肩無為歌蟋蟀使我抱悁悁

留客亭

憑軒有所思思在遠岑我有青絲瑟欲奏無知音凄凄芳草色遲遲美人心佳期不可斁離憂故難任秋江浮芙蓉春渚振璆琳冥迷天欲雨歎息河梁深歸來卧山中浪浪涕霑襟竹窻列月曙杉徑黑雲沉願乘空谷駒翩翩夕巖陰桂枝聊攀折杖屨日相尋山阿華歲晏莫受異物侵

瑯琊寺

朝遊琅琊山暮宿瑯琊寺寺古山徑荒寒林積空翠慨

念千載人歌枕不成寐六一安在哉智僊亦已矣燃燭讀殘碑剥落不可紀誰謂金石堅所託謾復爾秋風拂庭柯落葉盈陛戺大運古來然榮名安足理所以稱達生静觀良有以不見龕中僧白髮垂兩耳

過四崗安都營飲戍亭中成二十韻呈翁東崖

憶昔合浦守憂虞四崗侵遣兵常選鋭撤誓重熏金自擬風雷並終然殺氣尋以兹内憤鬱秖恐久陸沉設險仗尊俎連雲控紫岑門開千嶂合背塹一江深繩亂費

鵬佩魚遊悲釜鬵共銷渤海劍更濕黄陵襟畬火催村鼓夷歌雜暮砧巾袍辭俚製言語効華音社鬼兒童舞山花婦女簪競輸公邑稅還識長官心生意動春水危檣出遠潯欃槍星隕石榆柳市成陰飛蓋夏初熱行看日在參清樽銷旅恨微雨灑疎林築室古多議苞桑力可任豈惟防草露亦懼竭錘鉞戍將身皆膽使君早作霖恩波敭海北寧復數蹄涔

同翁夢山遊三海巖

夙愛山水遊玆山屢延賞披雲入青宾巖屋岈弘敞玲瓏開北户峭壁排銀牓初駭溜石懸漸喜瓊芽長幽泉時一滴毛骨森蕭爽壺觴屢獻酬清言激靈響天末多風波陳迹成俯仰徒聞海上洲中宵勤夢想聊玆永日留真性非外奬瞑色望征途何由釋塵坱

登靈山縣北松嶺同夢山有作

越宿期登山晨雨聊復止薄暮雨氣収駕言披榛杞躋攀陟雲端曠然煩抱委長松何脩脩枝柯互相倚窸葉

布成幄餘響散清徵通川明井落平疇水瀰瀰禾黍豈不佳水多懼生耳平生畎畝心十載隅泥滓一丘未能謀萬壑安敢擬翹首望白雲瞬息千里駛乘輿理巾車雨霽寧由己

與夢山登文筆

茲山若培塿名迹擅遐荒中天挺孤秀佳氣接溟茫昔人亦奇尚時節集朋觴豈無賢達會歲往事多忘我來屬仲夏南陸吐朱光暑雨喜初霽輕飔吹我裳良友期

紗莚金玉發佳章爲歡既不淺履險固其常緬思峴首容陵谷意何長

與夢山登欽州東城樓

登高易爲感況茲萬里心孤城餘百雉樓櫓亦丈尋中楹開軒檻翠色前山深屈詰水通海蒼茫日載陰美人隔宵旦精爽若飛沉舉手招青鳥願托瑶華音青鳥不我顧瑶華空斷金耿耿還自念有酒且共斟

鴻飛亭同夢山作

置酒鴻飛亭請唱飛鴻歌鴻飛瀟湘遠窮海將奈何天山冰雪盛赤水揚洪波紫貂與翡翠毛羽豈其多朝爲山海媚日暮傷虞羅迷方非達節炫采亦愆和所以至人志萬事秋鴻過冰堅先夕惕龍亢謹南訛豈無寒與暑中正諒匪佗江亭水分渚戞雲欝嵯峨酒行君盡醉莫惜朱顏酡試看冥冥表寧復顧鷦鷯

自欽州回廉至上陽嶺望三渡

周覽窮水國歲月屢徂遷憑高一以眺心事故依然南

天足梅雨草樹何芊芊幽蟬鳴我側鸛鷺飛我前茅茨與竹瓦參差傍野田黍稌力未蘇蒼莽起疎烟豈緊憔悴感永念膏澤徧撫已慚曠職劭農憶昔年斂袵還城邑耄稚擁郊廛何以鮮其愠南風寄所宣

柳州别王楨甫

柳州越之西山川阻且脩子來首冬節日月幾廻周旅館夜共榻清言鬱綢繆撫世嗟多岐語道無全牛上無幽不燭下無隱不抽歷歷見肝膈寫我百端憂歸途念

有期爲子戒行舟豈不惜離别壯志浩難留鶩湍東重峽春烏鳴鈎輈子行應萬里中道莫夷猶人生會聚散竚望心悠悠努力平生業歲晚興全收

唐膳部啓東有歸省之命祝鳴和賦三章題曰錦江歸興屬予和之

朱紱爲誰健青山念爾違中天懸一月萬里照雙闈陟屺徒愁眼乘風便拂衣錦江東入海爲爾謾生輝

其二

歲月江頭老鄉關天外違高秋雙鶴髮清夢幾蘭闈一疏天應雨十年錦覆衣蜀中多舊事共指使星輝

其三

城角聞長夜江村事轉違風塵走宦跡烟水眇庭闈斜燕翻行幕黄花候舞衣臨期更一酌相看暮容輝

遊員常寺有序

乙酉秋八月與王子楨甫約遊員常登西麓緣斜逕穿林薄中秋氣度篁松颯颯有聲是夕宿方丈寺僧

赴隣舍齋會命稚子摘園蔬對酌凌晨復登山北勢窮處有石頗奇怪石痕濃淡隱隱成山字徑三尺餘字畫雄健飛動殆不類人間所書者因憶往歲讀書山中山之形勝登覧殆遍及後出仕居京師常來往于心不忘擬築精廬一區因山勢廻合扁以丸中之號友人淛趙弘道善大書預爲乞其書扁尚未知有此奇字之勝也豈造物靈怪隱見有時將待吾二人發之與與王子歎訝者久之自是又再越宿或坐茂

蔭聽淙流登靈瑞高峯弔覲古跡夜玩月東廊下比更深就枕疏燈永夜與月色相盪使人清極不成寐詰旦僧歸復呼童引酌因料檢所爲詩十章每一酌輒歌一章傳于好事者以備山中他日故事

昔日讀書處緑蘿映草堂風塵驚歲隔夢寐入宵忙擬作丸中舍更尋物外方茲心恐未遂臨眺獨徬徨

其二

不堪秋興極倚徙陟南岡野色開朝霧溪聲散夕陽孤

村鷗鳥外小艇荻花傍一眺真竒絶浩歌意轉長

其三

竹識初時種抽梢今幾年老僧行掛衲稚子解分泉共惜流光逝翻悲秋露泫出山緣底事撫物空自憐

其四

突兀石痕古蒼茫字畫分千秋誰辨此我輩發竒聞逸勢翻龍篆精光動斗文秦碑與漢鼎搞寫徒紛紛

其五

偶爾尋幽去藤蘿小逕通野花深爛漫澗水細玲瓏不作悲秋賦還橫短笛風雲根有仙訣安得命飛鴻

其六

地僻經過少山空草木深展書時一讀乘興復登臨紅綠暫時景高卑萬古心此中真意思莫遣更浮沉

其七

晩涼欹枕罷振策復山行冉冉雲穿袖迢迢谷遞聲平原天際盡孤嶼海中明忽覺襟期遠呼觴坐自傾

其八

月華流寓縣静夜此山中寂歷無人會孤高幾處同秋聲藏遠樹物色度虛櫳預恐星河落徘徊小院東

其九

嶂合孤烟暮秋初響籟清到來情已愜坐久累還輕留偈僧何在通宵月自明年華駐節竹從爾謝山靈

其十

寂寞非人境清虛愜道心聽經猿入定破夢鶴鳴陰刻

竹題詩遍望雲懷古深蕭蕭羞兩鬢吾欲投吾簪

太平學舍八首

吾道江河水文章奎壁精寒光無楚越清潤足瓶罌絶徼兵戈少青衿絃誦鳴新秋占氣候應産紫芝榮

其二

空城抱靜碧太宇逼青葱誰謂經無用人知聖可同三千壓戎馬萬丈吐霓虹所志諒能遠殷勤戒篆蟲

其三

陳良稱楚璧姜相擅南金文物動千古風流越在今洞
犀箭礪鏃習羽鷹低林莫遣流光邁負君頭上簪

其四

聲教千年運春秋一畝宮明禋薦緑藻遺響拂絲桐地
遠人多朴中孚物自融秉桴非有託茲意欝沖沖

其五

文豹能藏霧翠毛亦自珍如何寒潭水翻翳後車塵經
緯精微在步趨禮法陳前賢心最苦直指竟非真

其六

迂闊元吾道盱雎是吏師誰能朱墨暇更理蔦魚辭春雨滿芸閣天聲散島夷豈無分竹者感歎良在兹

其七

春秋譏猾夏秦漢事邊功攘斥非無術徽言自不同聖心堙反袂霸氣漫臍蝀振策首遐軌多岐幸勿訌

其八

往歲謬文柄掄材上澤宫迂疎成泛愛棄逐任飄蓬舟

櫼一身遠闊河萬里通重來多舊意朗詠舞雩風

和游可齋憑祥途中即事

昨晚猶孤棹今朝獨木橋千峯旌旆遠萬里鬢容銷歸鳥入雲定殘花過雨飄交南消息近客意一踈蕭

和可齋飲駐仙亭

亭陰清翠篠樹影揺青楓偶此殊方會脩然滿檻風棋敲靜夜子月掛下弦弓不為流連飲天涯任轉蓬

同翁夢山遊六峰觀

秋日登高興天涯野望開羣山連瘴海一水隔蓬萊磴曲迷深樹巖空響薄雷羈心應不盡何處更孤臺

題遼王卷子

江漢分王地空同訪道年浮雲収滞念一粒轉丹田淮枕書仍在東平思更玄遥知最樂處魚鳥亦悠然

又

洞府移蓬島雲山入畫圖出門衡嶽近流水桃花俱梁苑多才子荊臺足舊儒祈招日有誦脩竹徒區區

送同年謝仁夫知長安縣

萬柳垂旌拂去鞍馬蹄新喜得沙乾奇峯數點青冥外
寒笛一聲落照間餘刼無端留黑壤孤村應是小銅山
秦中物色高秋冷為報春風好解顏

送林次厓致政還鄉

疎燈夜榻隔秋連一別滄江故愴然語穽久疑無地避
長材應使後人憐山留荒屋供多病力剩加飱健昔年
怪我好奇欲問字清尊信有子雲緣

又

寒迎初雨晝陰連草舍蕭疎意慘然世態備經方自悟秋丹結盡竟誰憐可堪物節催雙鬢又見風花似去年湖海生涯興不淺如君風骨故天緣

登馬退山望邕州

筍輿度嶺又高峯望極越山興不窮元氣遠浮瀛海外人家多在翠微中軟莎黃犢迷烟雨極浦歸帆逗晚風兵祲沉銷春晝永兩江樹色鬱青葱

入邕州

邕州城北兩江來五管金湯亦壯哉海賈遥通身毒布堠亭直擬白龍堆卧關虎豹春霾霧入匣雌雄夜吼雷御遠古來資上畧天南壁馬巳枚枚

發邕州往鎮南關

隔年梅雨記重遊風景依稀潦瘴収老去筋骸慚櫪馬誰將華髮博蝸牛孤光冉冉瀧頭月雙櫓迢迢天際舟夜數星辰翻百念非關鄉國起離憂

太平東岸尖峯似故山作

何處飛來玉筍峯似曽排閶爲吾容隔江翠色迎孤棹故國白雲知幾重樹老時鳴楓葉雨山空遠遞夕陽鐘十年回首凋玄鬢欲躡征鴻恨莫從

翁東厓鄭長溪馮次江赴憑祥途中遇雨賦詩

戲贈分韻得須字

別時霽柳拂前驅別後雷殷水滿湖俄頃隂晴迎伏暑淩兢車馬戒泥塗岸沙帶浪東西落田鸛逢人向背呼

愁絶同袍闕塞客南山欲與剪扶須

又

五月陰精長緑蒲寘風怪雨亦相須農人私記豊年兆
僕馭偏憂九折途遠勢驚翻銀漢水怒濤疑拔老龍鬚
嚴程傍險兼奇觀霑濕何妨赤杖扶

和可齋泊舟左江有懐韻

雉堞岧岧俯碧潯天涯此路接鶏林地非中土衣冠並
氣壓南荒歳月深尊俎空憐白羽扇溪山何處樵歌音

儻諧揷翮飛蓬島願學燒丹變紫金

和可齋太平燕會奉酬廣西諸公韻

城外青山畫戟同長廊絲管度南風使君高誼雙白璧旅客扁舟一遠鴻具共琴尊寛夙昔還開匣劍看雌雄江邊沙際孤烟起列炬分携暝色中

和可齋泊況村雨霽二首

扁舟夜雨瘴溪中曉起看山翠色重萬感忽來惟宴坐遠書欲寄漫題封似聞瀚海秋飛箭稍喜炎天近息烽

却怪南華忘物者等閑空谷喜聞跫

又

雨歇郊墟斜日昏居人猶自散鷄豚槎當岸缺深留纜燕逐花飛故遠村水土周防翻藥笈江湖劇念傍征軒擬爲暫駐成淹久倦聽風波疑曲言

況村即事用前韻

江湍夜響雨聲中錦纜沙痕漲幾重鳥雀深枝初日麗關河舊恨白雲封漁舠遠泛還迷浦獵火暮歸似舉烽

昨偶村邊試病足兒童驚訝屐聲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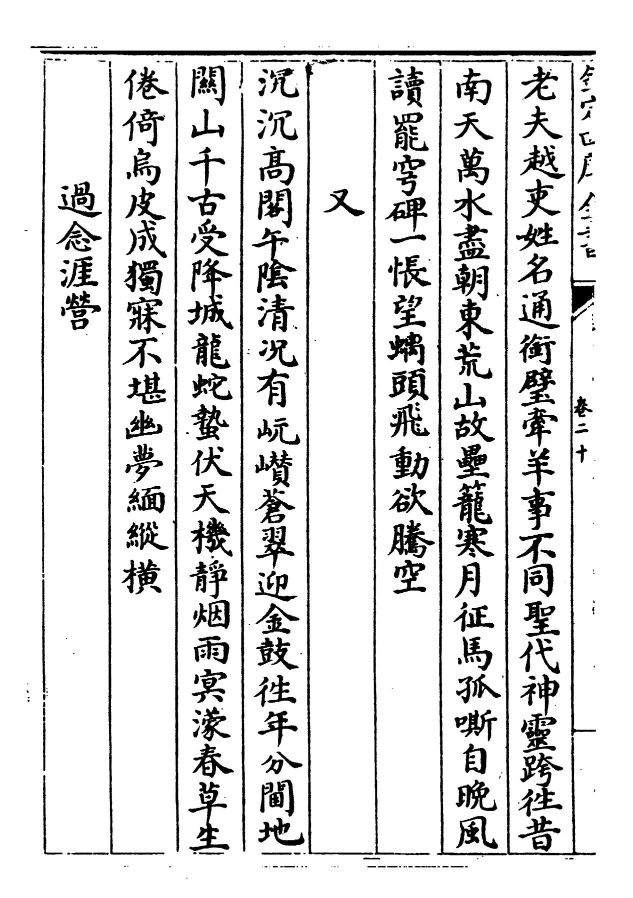
和可齋過安都營韻

海上春風細柳營江雲靜抱一川平菰蒲晚泛磨刀水烟井初開殊俗氓此集衣冠成故事他年尊俎誰長城濁醪共醉芳菲暮畫角聲沉月始生

得董蕨岡白沙村晚酌詩時暹諸公不至次韻一首

晚舟餘熱坐橹頭淩亂烟華水上浮暹客不來孤夜永

扣舷獨和聽江流丹崖月出人初靜雲鳥陣髙手自籌
醒醉莞然問漁父揚帆南破浪花漚
夜飲董呇戎蕨岡寓舍讀壁閒過伏波祠詩有
感
孤戍玄雲想壯圖酒酣日落歌嗚嗚大材敢道馬新息
短劒還聞陸大夫奎壁淋漓看獨夜江天寘漢失雙鳧
幾回欲酹溪頭月又恐前身是腐儒
經宿受降城



老夫越吏姓名通衘壁牽羊事不同聖代神靈跨徃昔
南天萬水盡朝東荒山故壘籠寒月征馬孤嘶自晩風
讀罷穹碑一悵望螭頭飛動欲騰空

又

沉沉高閣午陰清況有岏巑蒼翠迎金鼓徃年分閫地
關山千古受降城龍蛇蟄伏天機靜烟雨冥濛春草生
倦倚烏皮成獨寐不堪幽夢緬縱横

過念涯營

虎落周遭擁曉雲當年萬馬誰空羣共傳羌虜湟中策不數樓船海上軍夜柝聲嚴魚麗陣黃幡影動鶡虞紋一從夷叟投閑後芳草依然映夕曛

又

風雲蛇鳥指揮新犢劍牛刀語入神殺氣成虹翻作雨溪姿含霧遠迷津地荒少值桑麻長路滑還憂風雨頻滿眼黃蒿半狐兔濟時真負百年身

和可齋宿憑祥州

勞歌永夕最堪憐望月東峯缺復圓紫盖銀鞍千里道水春雨汲百家廛群山濕霧丹青滴萬木濃陰華葉駢且共風花散煩鬱馳驅未敢恨流年

登鎮南關昭德臺

炎荒突兀見春臺皇德昭回氣象開五色光華瞻北斗一天雷雨動南垓乘槎擬借摶風力破浪還看曝日顋安得坡仙扛鼎筆表忠高揆靜氛埃

又

振衣千仞瞰飛鳶望極江山思渺然百粵風烟畫一幅清時日月鏡雙懸天開正朔尊王會地接金鰲立極年横海昔賢堪勒柱高臺我輩亦樓船

觀莫福海像書事

若翁文理領南中朱鳥回光照膽紅世事水流餘故步名駒汗血更追風已憑禹鼎銷魑魅好向龍編樹梼杌膽代只今多霈澤百年忠孝莫匆匆

又

上將分符兵百萬文才草檄字三千試看洗劒滄溟水何似含恩雨露天牙纛差峩唐節使纓緌飄褭漢貂蟬南中自有衣裳地剩讀周書旅貢篇

遊白石洞

夢裡似曾踏翠寒萬山洞壑石林攢寧知夏冷冬温地秖在藤梢棘刺閒陰火瓊膏烹日月長空簫管待虬鸞道人不是避秦客慢憶桃花回首看

又

諸天洞府日華傾此洞陰風地底鳴泉落鮫珠含內景
石飛仙珮散玄精暫遊不覺心源靜欲去那禁毛骨清
勝會山靈應記取後期未許結三生

與諸公同遊鐘鳴洞賦詩分韻得南字

石鐘古洞似禪龕兀兀頽空亦可參擬傍藤蘿揮麈尾
共移舟楫繫江潭雲開乳竇金膏見鶴定松陰午夢酣
幽興不禁風景好況逢賓主盡東南

又

千秋洞屋鎖江嵐縣石鐘聲空自函疑有精靈遲勝會
果然冠蓋並幽探巖前把酒雲揮袖醉罷登舟花滿潭
瘴海此遊真浩蕩未須留滯歎周南

已酉九日王憲副邀登客山有作

南山佳氣入簾櫳此日登臨興不窮萬里長風開曉霧
五溪寒色浸秋空黃花滿泛樽中酒短髮還羞鶴背翁
爲語山靈應記取未須江漢問流風

其二

谿上誰留紫翠堆秋風吹送重陽杯玄霜故染千林碧天籟時傳萬壑哀日月此辰應有會江湖浩思渺難裁明朝幸釋方隅甲萸菊扶衰擬再來

其三

故山迴首鎖烟霏廿載馳驅未得歸偶爾攀蘿尋絶頂那堪把菊對芳菲溪雲澰淡秋容静踈雨微茫梧葉飛似有宿縁成主客呼尊更酌醉斜暉

遊雲臺山

高臺初日上嶙峋芝草琅玕别有春不用丹青圖將相只留巖壑待幽人

沅州贈相士洪鰲

沅湘千里心如水湖海雙眸具者稀我有九淵蟠未定憑君眉角覔真機

贈吏目王策

故國松楸魂欲斷山城伏臘亦堪憐莪蒿細辨年來味蘭芷輕籠雨後烟

庚辰赴謫金陵過三山同年舒國裳劉實夫廖師賢郭澄卿邀飲即席聯句時正月念五日

同年三百道相如舒天地生人又一初閩水有情春送棹劉塞鴻無恙夜來書詩成綵筆雲連掃廖紅滿膽瓶梅正舒賦罷遠遊誰與和張烟波渺渺正愁予郭春霽橋西雨劉商歌本不𢌅愁人尊酒盡廖臥病一舟宜憶昨㤭猶壯張憐今路正岐杜陵那可作郭心事草堂知舒

春別琴書雅廖 新詩夢汝賢風塵驚滿眼張 道誼喜同年奎照三山裏郭 雲橫五座前金陵渾在望舒 君去亦登仙劉

涉世應多慮張 逢君可自寛晴雲看照戶郭 光景歎驚湍日月孤臣疏舒 鸞凰國子官春江明發棹劉 百丈上平灘廖

剛喜新晴別淨峯郭 欲將絲線繫艨艟野雲片片寒猶在舒 花樹茸茸酒更供此日論心還剪燭劉 當年携手

憶聞鐘丈夫事業存青史廖
敢道無才亦協恭張

小山類稿卷二十